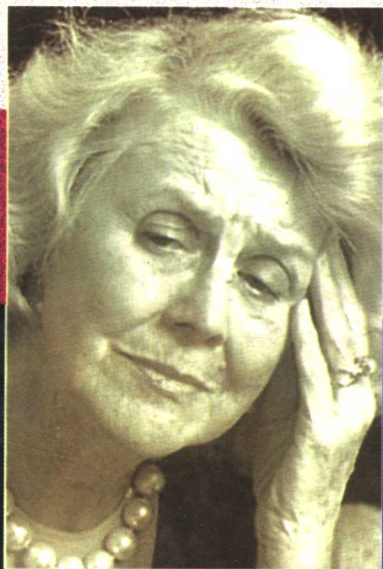


LA COMPAGNIE DES SPECTRES

法国最新获奖小说



LYDIE SALVAYRE

幽灵陪伴

[法国]

莉迪·萨尔瓦伊尔

· 著

张学斌 颜九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1352
5-3



47.1352
516=3

01010323169Q 郑州大学图书馆



LYDIE SALVAYRE

LA COMPAGNIE DES SPECTRES

法国最新获奖小说

幽灵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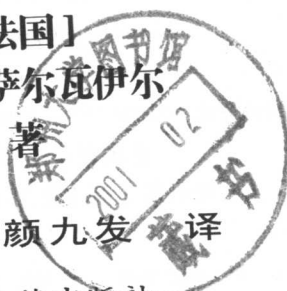
[法国]

莉迪·萨尔瓦伊尔

著

张学斌 颜九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幽灵陪伴 / (法) 莉迪·萨尔瓦伊尔著; 张学斌, 颜九发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05-9

I. 幽… II. ①萨… ②张… ③颜…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7164号

La Compagnie des spectres

Lydie SALVAYRE

© Editions du Seuil, 1997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资助, 并得到
法国张博刘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 特此致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2 千字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9.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令人感到压抑和震颤。

像许多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一样，罗丝太太一家本来仅仅希望过一种平静而安宁的生活；然而，法西斯纳粹的残酷暴行却无情地踏碎了她们的人生梦想：亲人惨遭杀害，生活一贫如洗，噩梦般的经历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不仅毁灭了她的所有希望和幸福，更使她风雨飘泊的余生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痛苦和煎熬……

本书作者莉迪·萨尔瓦伊尔是法国当代文坛新秀，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她以独特的目光和女性特有的细腻笔法准确而深刻地从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一颗饱受精神折磨的淌血的心灵。正因如此，作品发表后好评如潮，并一举成为法国当年最畅销书。

1

我连声不断地说着客气话，执达官先生您请，执达官先生您请，因为我期待着用这些生硬的啾啾细语给这位执达官留下好的印象，并且诱使他取消判决或者把判决改得轻些。不料这时候房门突然开了，我看见我的母亲走了出来。身上穿着那件很脏的睡衣，腰间系着那条讨厌的腰包，她说如果有人诉诸武力把她押往拘禁营，她将会永远系着它，刚才我说，我看见我的母亲走了出来并且恶声恶气地向执法人喊道你是达尔南派来的吗？

我立刻把她领回我们谄称做她的套间的地方，一边请求执达官稍等一会儿，这时候执达官虽然相当不知所措，我是这么猜想，但是他依然神态自若。

我陪伴着母亲回到她的房间里，以便不让她露面，并且夸张一点说，不让她把事情搅乱，我重新回到孑立着执达官的过道里，这时候他向我宣读：

1997年4月15日，设在紫罗兰街44号的克雷代耶市司法执达官事务所主持官司法执达官艾支纳尔先生根据法兰西国籍退休者，1930年8月10日生于巴黎第12区，现

住巴黎第 11 区卡米耶·代穆兰街 16 号的马赛尔·乐杜克先生的上诉,根据上诉人的住所处在本事务所的辖区之内,根据克雷代耶市法院 1996 年 6 月 2 日的初次对审,并由于您没有履行判决并按期提供您的服务处所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为了扣押您的奉酬所需的银行账号,责令现住克雷代耶市金合欢城街 10 号 12 层 230 室的罗兹·梅里小姐在其住所回答讯问,送达记录随附;我再次向您发出催告。

2

执达官吞吞吐吐地念着他的抵押笔录，我一丁点儿也没有听明白，真的一丁点儿也没有听明白，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一直在盘算着碰碰仅存的一点儿运气，就是竭力不把那几件在我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什列入这该死的抵押清单，特别是那台电视机，没有这电视机，我想我会没法生活。

劳驾请进，执达官刚一念完那晦涩的笔录我便立刻殷勤地招呼，随后我毕恭毕敬地把客厅的门打开迎客。我希望用这种日本式的礼节掩饰房内不可言状的杂乱无序。请原谅房里的杂乱无序（我差点儿说出乱七八糟），我说。执达官矜持地板着脸，阴沉的目光扫过房间。您拥有陆用机动车吗？他开门见山地问我。这真是个奇怪的开篇辞。什么？我说。您有汽车吗？他问道，稍露烦恼。没有，我说。

执达官随即开始填写清单，他从文件包里抽出一个黑色笔记簿，在上面写道：拉丁式挂壁温度计一支，配藏在树叶后面的受惊牝鹿图，刻在铜板上，本官认为此物不值钱；木柄黑布粉花扇子一把，上载铭文“雷库埃尔多斯·

戴戈拉纳达”，本官认为此物价值甚小；椭圆形镀金木镜框一面，内置照片。

执达官站在约翰舅舅的相片前面，挑剔地记录着各种家什，我眼看着母亲又冲了出来，身上穿着那件很脏的睡衣，腰间系着总不离身的讨厌的腰包，腰包里装着她的首饰、零用钱、约翰舅舅的相片和我的相片，母亲面色疯狂，眼神疯狂，用疯子似的声音朝着执达官大叫：

你是达尔南派来的吗？

接着是沉默。无疑是尴尬的沉默。令人难堪的沉默。

请重复一遍好吗？执达官问道。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用强装温和而又痛苦的语调向母亲说妈妈，您累了您该睡一会儿了，我期待着用这句话迫使她立刻走开。但是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说话的力量，错误地以为我的话会落地有声，而我的母亲就是一动不动。

我无可奈何地转向执达官，他说过请重复一遍好吗这句话以后一直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注视着我的母亲，那神情就像察看一只小凳子或者一个干酪罩。麻烦您（麻烦！）稍等我一会儿，我轻声对他说。然后我抓起母亲的胳膊，并且把指甲掐进她的肉里以便叫她明白她不得反抗我的决心，我把她拖向房间，但愿她别再出来，然后我用我以为会起麻醉作用至少会起抑制作用的粗鲁的声调命令她躺下不要胡说乱动。现在呀，我贴近她的耳朵说，现在可不是闹着玩的时候。我发觉她这时候神情不妙。

我是不是对你说过，亲爱的孩子，母亲刚一躺在床上

就开始絮叨，当时正是晚上七点钟，这时候（后面的故事我都能够背诵出来）。

3

这时候你舅舅约翰拉开火车站咖啡馆的大门？这时候居埃勒双胞胎兄弟拦住他，在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管他们叫居老大和居老二。你没看公告怎的？居老大问你舅舅说，公告上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准入内。这时候居老二一脚把门关上，你舅舅由于没有想到严重的后果无意中把脚顶在门缝里。我左思右想啊，亲爱的孩子，母亲说，我终于明白了，你的舅舅遇难惨死就是因为年幼毛草把脚顶在了门缝里。正是这个稍微表现出来的反抗动作竟然惹得居埃勒双胞胎兄弟下了毒手。那年头居埃勒双胞胎兄弟不容许有人反抗他们，他们用皮靴对付一切反抗情绪。居埃勒双胞胎兄弟自从在图卢兹街上游行受到谢诺·德雷里茨、舒贝尔将军、贝扎古和所有大人物的检阅以后，他们就自以为当上了村里的头儿，由于他们自以为是头儿，别人也就把他们当成头儿了。

妈妈，求你了，别说了，我一边对母亲说一边惦记着站在客厅里受到怠慢的执达官。

那时候，妈妈接着讲她的故事，妈妈好像没有听见我

的话，好像我的话和她那铭心刻骨的心事毫不相干，那时候居老大和居老二逼迫你舅舅退到便道上，他们踢你舅舅的肚子，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们又逼迫他退到火车站旁边的空地上，就是现在的停车场，这你知道的。这是因为，亲爱的孩子，这是因为居埃勒双胞胎兄弟在那天有意寻衅生事。他们有意制造一个残暴和一鸣惊人的事端好向保安队请功论赏。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在伺候着这样的机会为了炫耀他们自己然后再参加保安队。这是因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参加保安队和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去耀武扬威，还要穿上礼服，戴上架在交叉的胫骨上的头骨的徽章，就是你在核电站围墙上看到的那种头骨的样子。可是要想获得这样的升迁就要表明自己受之无愧，于是居埃勒兄弟就要大打出手了。

那时候，母亲说着声音开始哽咽，我哥哥用他那像姑娘一样温和的眼光盯着他们的眼睛，他盯着他们的眼睛，希望用眼神的力量制止可能会遭遇的可怕的拳脚。但是适得其反啊。居埃勒双胞胎兄弟只有一门心思，就是征服并且粉碎这温和正直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却像利剑一样的眼光。你要记住，亲爱的孩子，盯着坏蛋的眼睛会带来灾祸的，这是因为坏蛋们害怕人们在他们的眼睛里揭露他们那惨无人道的心灵秘密，而面对被揭露的胆颤心惊又促使坏蛋们诉诸暴行。别忘记我说的这些话。

妈妈，求你了，别说了，我又央求着说，这时我忽生一计，就是用手巾堵住她的嘴巴。

那时候，妈妈愤怒地说，居老大用穿着皮靴的双脚接

连踢你舅舅的肚子，那声音叫人不寒而栗，你舅舅倒在地上，但是他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经到了，你们发疯了怎的，他喘息着对他们说，别胡闹。他想站起身来，这时候居老二告诉居老大说踢他的蛋蛋，踢他的蛋蛋，于是居老大朝他的胯下狠狠地踢了一脚，痛得他揪心裂胆地号叫。他尿了，居老大说。他拉在裤兜里了，居老二说。得零分，居老大说，随后双胞胎兄弟大笑起来。你应该明白，亲爱的孩子，你应该明白其中的原因，那居埃勒兄弟刚刚学会用大写字母写自己的名字，也许他们忌妒我哥哥这个学校里的优秀生，也许正是因为我哥哥在法语和地理课上比他们学习得更好才送了性命，也许他和他们一样愚钝，妈妈失望地说。

说这些干什么，我说，我想借此打断母亲的故事，因为我猜想执达官正在客厅里不耐烦地踱来踱去，眼睛盯着手表，正准备着给我们寻找麻烦。

、你舅舅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一只等待宰杀的羔羊，妈妈哀诉着。你不叫你妈妈？居老大对他说。你不愿意在她和人亲热的时候叫她扫兴是吧？玩儿你妈妈的人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果果勒的伙伴？你不知道那个玩儿你妈妈的犹太佬的名字吗？说不说？混蛋！我越思忖这件事呀，妈妈说，我就越敢肯定居埃勒双胞胎兄弟打你舅舅不是想向他逼供，人们常常以为是这样的，我敢肯定他们打他的目的正好与向他逼供相反，也就是说他们想堵塞他的言论，他们打他是要他永远缄默，这是因为你舅舅说的话随时都可能提到一些居埃勒兄弟闻所未闻愚不可及的事情或道理，至少是

一些他们的武器愚不可及的事情或道理。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堵塞别人的言论，妈妈说，谁都不是强者。权力就是叫别人闭上嘴巴，妈妈说，可是我嘛谁也别想叫我不言语，她提高声调宣称，布当做不到，达尔南做不到，谁都做不到，她喊道。

妈妈，别说了好吗，我对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你有完没完了？她开始哭丧起来，我感到烦躁不安。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该时不时的换个话题了，我向她吼道，发泄着我的满心怒火，这五分钟以来积压的怒火，这多日以来、数月以来、多年以来、自从我开始忍受她的唠叨以来积压的怒火。

我哥哥慢慢站起身来退到铁道旁边，母亲接着说差点儿喊叫起来，可是情形更是不好。就在这个时候，居老大疯狂地把你舅舅推倒在炉渣路堤上。然后居氏兄弟用皮靴踢得他在铁道上打滚，忽然间你舅舅的头撞到鱼尾板上，我的亲爱的孩子，你舅舅还从来没有想过死亡是什么，可是在这个时候你那十八岁的舅舅祈祷上天快点儿把死亡降临，他愿意死。后来我时常寻思，亲爱的孩子，在他明白了他将要死去的时候他的思想倾注到哪里？倾注到悔恨？倾注到一个所仰慕的面庞？还是直接倾注到茫茫的苍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居老大解开裤裆把尿撒在你舅舅脸上，他说这是为了叫你清醒清醒，接着居埃勒兄弟一阵大笑。我死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情景啊亲爱的孩子，妈妈喊道，我死也不能忍受，妈妈喊道。

别说了妈妈，告诉你别说了，我对母亲说，我明白我

的反复劝告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我还告诉过母亲他哥哥的死已经过去了五十四年，谁也不会再去关心这件事情，约翰舅舅在我的心目里只不过是一张挂在过道墙上的褪了色的照片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我用以称呼痛苦的名词，说这些话也劝阻不了母亲的唠叨。

这是因为每当母亲回忆那些把她重新投进苦难童年时代的旧事的时候谁也没有办法劝她停止唠叨。母亲可以整天不停地号啕大哭，以此自己安慰自己，并且乞求上天听到她的声音抚慰她的心灵。母亲的情形构成了一种病，唐克医生说得明确而且肯定。唐克医生说人类的正常的感情激动不会超过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但是唐克医生确认妈妈的情形构成了医学上的病例。

居老二一边咋咋地扣动手枪的扳机一边蹲下身子凑近你舅舅的脸边，然后用枪口压在他的鬓角上慢慢地狡黠地晃动他的头，慢慢地狡黠地来回晃动他的头，这时候居老二唱起歌来：我们自卫队员跪地发誓，我们要为新法兰西唱着歌去死……这时候居老二用皮靴的后跟一脚跺在你舅舅的太阳穴上。你舅舅昏死过去了。

够了，我咬牙切齿地对母亲说，这些凶残的故事让我烦死了。那电视再加上你，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又说，我的口气很生硬可是声调很低，生怕被我冷落在客厅里的执达官听见。

那时候居老大站起身来，母亲说，他走到铁道边的护田篱笆旁抽出一段铁丝。他又回到你舅舅身边，把他的两只手腕绑在铁轨上，铁丝都勒进了他的肉里，那居老二把

他的两只脚腕绑在另一条铁轨上。他们把他抛在铁道上。就像一枚草芥。在此时此刻我母亲你外婆在村子里满街找他，可怕的预感压在她的心里。我为什么不替他去死呢？妈妈说抽咽起来。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哭诉，我心里想。

那是1943年3月13日。

那就是昨天。

当晚八点钟，妈妈说，居埃勒双胞胎兄弟回到咖啡馆。他们喝酒。喝很多酒。他们不渴，但他们唱个不停。他们举杯。碰杯。祝法兰西昌盛。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们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再来点儿，老板。他们说他们的同伙里有勒苦桑和马尔提尔，他们合伙干，行动一致，他们说了好多遍行动一致，他们为了这个傲视别人。他们说我们这些人全力以赴，我们不是懦夫，我们不是那些只会空谈却什么都不干的软弱小人，再来点这种酒，老板。我们这些好汉们，我们要用铁铲揍死他们，对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居老大对在场的人们说，或者用别的东西揍死他们，居老二嬉戏地说，我们会像宰猪一样宰了他们，娘的，居老大说，我们现在有了理想，居老二说，我们可以出人头地了，居老大说，可是居氏兄弟酩酊大醉，抬不起头来。要保卫祖国，居老二举起酒杯说，混蛋们糟蹋了它。居老大重复一遍。他们碰杯。为了法兰西的昌盛。为了受蹂躏的祖国。然后他们吞下杯里的酒。干杯。

烦死我了，别说了，我依然咬牙切齿地命令母亲。她真会惹我发火。母亲的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一样，她盯着我却视而不见我的恼怒，每当她提起她的哥哥的时候我总是

看到她带着这样的神情。

谁都说不好我母亲你外婆是怎么活下来的，第二天早晨她发现你舅舅约翰被人绑在铁道上，睁着渺茫的双眼，身首破碎，就像死在高速路旁的野狗。你知道吗亲爱的孩子，我一想起来就伤心。

我不愿意听下去了。我明白如果我任她说下去，她会立刻狂叫起来。我不愿意听她狂呼乱叫。听到她狂呼乱叫我会变疯的。我对她说好了，说完了吧？嗯，说完了吧？我在她那杂乱的床头柜子找出她的药。我把药水倒进水杯里。我把药量加大了两倍。这样可以叫她不再开口。喝！我极其生硬地对她说。这是惟一可以叫她住口的办法。她恐惧地看着我。她支支吾吾地说她母亲。

你的母亲与我何干？睡觉。

我母亲除了睡觉就是狂叫。我更喜欢叫她睡觉。有的时候我也想我让她服用的兽医剂量的药真的会叫她送命的。可是我有的时候希望她快点死。我有的时候又害怕她死。那么就只有用兽医剂量的药才能控制住她的喊叫。至于她的神经发作确是一种顽症，我经百般周折终于明白了她吃的药治不好这病，这病缠在身上使她身不由己，即使死亡也控制不了。最后我终于相信什么催眠药也镇定不了她的记忆，什么药也止不住她于心的痛苦。因此我感觉到即使她死去，她那心里的痛苦依然会毫无损伤地死里逃生，其实她在谵妄中也常常这样对我说，她说我死的时候要把我哥哥身首破碎死在韦内尔克铁道上的情景带进我的坟墓，还要带走布当元帅那副嘴脸，就在那同一天我还看到

他坐在他太太身边喝着咖啡的相片登在《加龙报》的头版上，还要带走博斯凯向新闻界宣布新政策的情景，这些情景，妈妈用那种我一向厌恶的渲染其辞的语气说，这些情景会污染人间净土腐蚀生者的生活。你懂吗？亲爱的孩子。我懂，妈妈，我对她说，一心想叫她安静下来。我只想告诉你你没听我讲，母亲说。1943年3月13日，亲爱的孩子啊，世界的根基坍塌了，怜悯的德行死亡了不再复生，妈妈说，她在神经发作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个预言家。有的时候我就称呼她克雷代耶市的预言家。哪条独家新闻会在今天报道克雷代耶市的预言家呢？我对她说。我的话把她逗笑了。

为了叫她安心呆在房间里，我在走开以前察看窗户的插销，从头至尾地搜查壁橱，爬在地上寻视堆放着盖满尘土的发黄的书籍和二十年前的旧杂志的床底，但愿上天别叫执达官隔着门缝看见我这副尴尬的姿态。没有人的，睡觉吧，我对母亲说。她哀求我再检查一遍。要对付这样的敌人，必须慎之又慎哩。我照原样又清查一遍。

随后妈妈躺下来，床上堆满了书籍和她记录自己的经历的纸张，她把膝盖抬向胸前，生怕压着正在像斯芬克斯一样严穆沉思的女猫卡米尔。她把文件夹放在枕边，文件夹里藏着博斯凯公诉状，达尔南的材料和妈妈称之为达尔南关于布当元帅的作品。我给她盖上被子，替她把被子塞好，把她的墨迹斑驳的床单拍平。

睡觉吧。

别叫我一个人呆在这儿，她乞求着哀伤地看着我，接